

唐弢文集



4

诗词·小说·散文卷(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17.2

302(4)

唐 弢 文 集

第 四 卷

诗词 · 小说 · 散文卷

(下 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四卷 诗词·小说·散文

下 册 目 录

二老	(1)
同志的友谊	(23)
——悼石灵	(12)
红场三小时	(16)
莫斯科抒情	(25)
谒列宁、斯大林陵墓	(23)
“科学之宫”	(26)
力的美	(31)
“小白桦”颂	(31)
友谊的果实	(37)
忆斯大林格勒	(35)
英雄城手记	(45)

拖拉机的祖国	
通向共产主义社会	
“阿芙乐尔”巡洋舰	(59)
列宁格勒的白夜	
——访问工人列米索夫的家庭	(65)
在阿拉拉特盆地	
——访埃里温“建设者”集体农庄	(72)
谢凡湖畔	
——记谢凡湖地下水力发电站	(80)
列宁在哥尔克	
——记哥尔克列宁故居博物馆	(86)
受哺育者的感情	(95)
令人难忘的中国文学晚会	
——记高尔基文化休息公园中国文学晚会	(106)
奋斗在农业战线上的工人	
(81) ——访莫斯科“哥尔克第二”国营农场	(112)
莫斯科的市场	(119)
一个坚强的人——卓娅的妈妈	(125)
——记柳葆夫·齐莫非耶夫娜·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	
西伯利亚的青春	(131)
人类的春天	
——为《真理报》作	(137)
为了创造性的一年	
(131) ——为《真理报》作	(143)

忆西谛.....	(149)
胜利的插曲	
——纪念上海解放十周年.....	(160)
书.....	(167)
写于悲痛中	
——悼靳以.....	(173)
景宋先生.....	(177)
永恒的怀念	
——悼郭沫若同志.....	(186)
追怀雪峰.....	(196)
我所知道的冯雪峰同志.....	(215)
书城掠影.....	(227)
清水安三会见记.....	(243)
仙台之旅.....	(253)
初见仙台	
在医校旧址	
“鲁迅之碑”	
短刀的故事	
我的自修生活.....	(269)
我想起了童年.....	(274)
侧面	
——纪念茅盾先生.....	(279)
一件小事.....	(292)
“待旦”解.....	(295)

关于任叔·····	(299)
我的第一篇文章·····	(310)
读史与学文·····	(315)
记郁达夫·····	(322)
在马克思墓地	
——访英杂记·····	(327)
莎士比亚的故乡	
——访英杂记·····	(332)
巴比肯(Barbican)	
“福斯塔夫式的背景”	
斯特拉特福	
爱汶河上	
剑桥沉思录	
——访英杂记·····	(348)
别了,用之! ·····	(357)
思君令人老	
——题照·····	(361)
我和象贤·····	(363)
剑三先生·····	(380)
狂狷人生	
——纪念郭绍虞先生·····	(386)
悼绥之同志·····	(392)
纪念一个友人	
——《〈申报·自由谈〉杂文选》代序·····	(394)

转折点·····	(400)
湖上·····	(403)
我在“孤岛”的教学生活·····	(408)
八百壮士·····	(414)
记一位苏联汉学家·····	(418)
言派传人·····	(422)
天涯海角·····	(426)
鉴真与郑和·····	(429)
话说“西域”·····	(433)
三保太监·····	(436)
敦煌·····	(440)
古槐书屋·····	(443)
有书无斋记·····	(448)
从绚烂转向平淡 ——记夏丏尊先生·····	(452)
感谢你,丁玲同志!·····	(456)
“息壤”忆旧·····	(460)
西谛先生二三事·····	(465)
印象 ——关于章锡琛先生·····	(474)
沉船·····	(478)
怀石西民同志·····	(485)
记黄药眠·····	(490)
《狂狷人生》后记·····	(495)

今昔	
——扶桑纪行之一	(496)
明治文库	
——扶桑纪行之二	(499)
松本重治翁	
——扶桑纪行之三	(502)
MOA 美术馆	
——扶桑纪行之四	(509)
横滨寻踪	
——扶桑纪行之五	(512)
日本国会图书馆	
——扶桑纪行之六	(515)
在丸山昇教授家里作客	
——扶桑纪行之七	(519)
仙台	
——扶桑纪行之八	(523)
本多会馆	
——扶桑纪行之九	(526)
幻灯事件	
——扶桑纪行之十	(529)
古都	
——扶桑纪行之十一	(532)
两个太阳	
——扶桑纪行之十二	(535)

几位见过鲁迅的人

——扶桑纪行之十三…………… (538)

该搭·哀搭·归搭

——扶桑纪行之十四…………… (541)

藤野严九郎

——扶桑纪行之十五…………… (544)

解开了的谜——兰学

——扶桑纪行之十六…………… (547)

访问井上靖先生

——扶桑纪行之十七…………… (551)

和留学生谈话

——扶桑纪行之十八…………… (555)

邮局内外…………… (558)

附：战时之上海邮政

“我有笔如刀”…………… (583)

春天的怀念

——为人民政协四十年征文作…………… (588)

辜负…………… (592)

《新民报》和“较场口事件”…………… (598)

我和书…………… (602)

读书会

——“左联”回忆…………… (607)

译 文

乡村(外一篇)(俄国)И. 屠格涅夫作 唐弢译 (613)

麻雀

我看见了西班牙(英国)S. T. 华纳作 唐弢译 (618)

一 老

我早就想写一篇文章，纪念久已逝去的二老——我的祖母和外祖母。

前些日子，浙江省谭震林主席来到上海，招待过一次在上海的浙籍同乡，介绍了八个月来全省的政情，从剿匪、反霸到征粮，一件件讲得很详细，很清楚。他说的当地地主和农民的情形，正和留在我心头的印象吻合。一别二十年，故乡的影子又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接着，两个满头白发，深深地刻着生活痕路的脸庞，也在眼前晃动。我明白了：她们的形象是和勤劳的农民生活分不开的，她们是和广大的土地分不开的。我不知不觉地低下头去了。

平凡，我确认平凡的伟大的意义。留在我记忆里的最早的祖母，已经是一个六十开外的老人，她清健、勤快，仿佛生命的活力并没有随着急流的岁月消逝，她永远保有着那股劲。从早到晚，和儿媳妇一块操作，一块劳动，一天几次跑往田间，替在田地耕耘的男人们担饭提水，

独自在一尺多宽的田塍上走，轻快得和年轻人一样。每到收获季节，她头戴白布，成天冒着太阳，在晒谷场上忙：耙草，翻谷，赶麻雀。傍晚，她在场地中央站定，举起手，试一试风向。

“快扬谷呀，起风啦。”她大声叫。

仿佛这便是集合号，我们全体象兔子似的从屋子里冲出来。

祖母披上围裙，站在白木凳上，我们从簸箕里畚起谷，倒入她双手捧着的筛子，她看定风向扬起来。圆筛转动，周而复始，这是一种相当费力的劳动，或者有助于她的筋骨的舒展吧。倘使我不是很早流浪他乡，或者流浪他乡而有机会经常回家，将我见到的事情告诉她：都市里有一些人，事事假手别人，但在酒醉饭饱之后，为了舒展筋骨，活动血液，往往向着空际指手划脚，打几通这样那样的拳，然后开口向人，自以为独得养生之秘。我想，她大概会听不懂，或者听懂了而呵呵大笑的吧。

在她看来，人活着就为了劳动，这是怎样地浪费了可贵的精力呵。

祖母扬谷的时候，常常一面扬，一面给我们鼓气：

“上劲呀，上劲！看谁畚得快！”

谷重，孩子们力小，一不留神，容易在簸箕上滑交。看看摔下去而又平安地爬了起来的孩子，她总是带着庆贺的口气安慰说：

“不要紧！跌一回，长一块！跌跌翻翻，翻过南山！”说着，便大声笑起来。

祖母是个愉快的人。爽直，爱劳动，好管闲事，从来不知道休息。我没有见她打过孩子，但似乎也不过分疼爱。黄昏过后，在晒谷场上泼些水，摇着蒲扇，坐上竹椅纳凉。这种时候，孩子们特别欢喜她，就象赶集一样凑近她身边去，因为她会讲故事，满脑袋装着有趣的山歌：

萤火虫，小灯笼，

飞到西来飞到东，

夜里读书照相公，

相公苦出头，

只有穷人呖活头。

看到萤火，即景生情，她便边说边唱，和孩子们一齐唱开了。祖母唱的山歌很多，我记住一些，却并不完全懂得，例如她唱的“雨打蜘蛛哀哀动，风吹荷中冷冻冻”，究竟是不是这么写，我无法肯定，倘说是这么写，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不过大多数山歌是明白的，可以懂得，它们表达了农民的朴素的感情：

天上星斗，

地下猪狗，

塘里菱藕，

小孩爬走，

田老板家里烟酒，

种田人的心中呀——苦愁。

这只山歌，测量了地主和贫农中间的距离，同时也说明封建关系确实存在于江南的农村，给“江南无封建论”者以有力的反证。我家世代务农，祖父在世的时候，有三个儿子，个个肩阔膀粗，正在盛年，一家种三十亩田，绰有余裕，于是又租进一些，大约一共有五十几亩吧，父子四个同心合力，大小十口，衣食温饱。祖父死后，未婚的叔父也染病而亡，田一分，情形立刻改变了。首先是伯父不再劳动，跟一些游手好闲的人鬼混，他赌钱，抽大烟，不久，把分得的田地尽数卖去，一面又逼着祖母，要她拿出她的一份田契来，家里便三日两头吵架。我没有见过祖父，但对家里吵架的事情，已经有一点朦胧的印象了。

一天，伯父赌钱输了，从外边回来，将手里的短衣往肩上一擦，铁青着脸，一径奔入厨房。祖母坐在灶下烧火，拿着火钳，一把一把的将稻草塞进灶洞去。

“你把钱给我！”伯父向她伸着手。

“我没有钱。”祖母回答。

“那么拿田契来！”

“我留着养老。”

“养什么老，你明摆着贴小房！”

说着，他从祖母手里一把夺过火钳，恶狠狠地在她头上打了两下，祖母立刻痛倒在地。孩子们吓得哭了起来。伯父见肇下祸，溜烟跑进自己房里，等到父亲从田里赶来，他已经把门下了栓，任你怎样叫骂，只是个不理睬。

幸喜祖母的伤势不重，她大哭一场，气得几乎咽了气。父亲嚷着要把伯父送到县里，告他忤逆。这时候，村长从人丛里

出现了，他向房里努一努嘴，反而回过头来，教训父亲说：

“别嚷嚷啦！他寻了短见，闹出人命来，我可担当不起呐！”

这句话提醒了伯父。房里便传出搬凳声，开抽屉声，低低地不知道是叹息还是啜泣声。大家慌做一团。接着，有人撬开房门，劝住了他。村长又出面作主，做好做坏，让祖母拿出两亩田的田契，由伯父拿去抵押了还赌帐。

接受田契的人是村长的近房，也是伯父的好朋友，他们常在一起赌钱，躺在烟榻上算计坏主意。不到两年，祖父遗下的三十亩田，倒有三分之二，通过这人的手，转到了村长的名下。想起来，祖母以后一直喜欢为我们唱同情贫苦农民的山歌，也许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随后几年，我家的境况越来越困难了。伯父卖尽当绝，远走厦门，在码头堆栈里当了搬运工，再没有回过家乡。父亲受尽挫折，也终于改变主意，穿上长衫，和土地分了手。身受不平，不能诉诸当时的社会公理，索性承认这权力，正如被虐待的学徒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师傅一样，父亲努力往上爬。自然，这是终归要失败的，他便这样地走向毁灭了。

这是一条多么可怕的路途呵！

他加入了地主开设的一家米店，叫做“同义”，兼做碾米的生意。“同义”的掌柜和会计，都是村长的心腹。父亲没有能力过问店务，却常常到店里去支钱：支二元，记三元，支五元，记十元，年终结帐，他亏空了一笔很大的款子。既然叫做同“义”，当然不能同“利”了。村长便要会计天天来讨帐。父亲自己不识字，记帐的时候又没有过目，现在明知有鬼，然而白纸黑字，

笔墨分明，人证物证，都不在这一边。吵了一场，到底还得把钱赔出去。

父亲卖去田地，又负了不少债。但他始终认为这是人的关系，人有好有坏，不幸他竟遇上了坏人。至于封建剥削一类的问题，他没有想；便是后来，也一直没有想到过。

奴隶的理想碰了壁，于是乎，托同情于虚妄，寄希望于来生，便成为生活发展的一种极其自然的后果。由于父亲的不幸和失败，祖母和外祖母常常朝山进香，敬神礼佛，成为宗教的虔诚的信徒，醉心于祷告和祈求的形式。

这也是生活吗？可怜的人类的弱点呵！

外祖母和祖母不同，她有一个艰苦的早年，性格上比较整饬、拘谨。当母亲年轻的时候，外祖父在一家糖行里当秤手，月入不丰，为了贴补家用，母女俩纺纱织布，每每熬到深夜，人们都睡熟了，四周阒寂，一灯如豆，纺车发出沙沙的声音，和织布机急促的击打相应和，合成一种和谐的劳动的音乐。母亲年轻好睡，纺车时或停顿，声音静止，往往因此受到外祖母的呵责。

外祖母持家勤俭，管教子女严厉，但对待我们——她的外孙儿女却很慈祥。在我幼小的时候，到外婆家去是件乐事，她给我预备好爱吃的广东饼、海棠果，又无须看牛、畚谷，可以舒舒服服地玩上两三天。那时候，外祖父已经逝世，大舅父在一家南货铺里当司帐，小舅父一直在外流浪，家里只有大舅母，人丁稀少，我们去的时候，容易受到欢迎，我是最被宠爱的一个。

后来，大舅父当了经理，家道慢慢宽裕了，外祖母也不再

纺纱织布。可是她心底压着一个缺憾：那时两个舅父都还没有儿女。为此，她便主动地和祖母一同去进香。

神佛又如何管得了人世的事情呢？大舅父当经理一年，患了很重的肺病，终于不得不回家休息。他变得焦躁，古怪，很难侍候。外祖母耐心地照料他。老人仿佛捧着玻璃制成的希望走在冰地里一样，小心翼翼地生怕将它打碎。是的，这是她生活的依靠，幸福的寄托，几千年封建历史告诉她老来丧子的凄苦。她背人独自流泪，祈祷神佛保佑她的儿子，来一个霍然而愈的奇迹，可是，病势却一天重似一天，半年工夫，让肺病耗尽家财，他——我的大舅父，亲手收回自己给予这个家庭带来的快乐，闭上眼撒手归去了。

这对外祖母是一个晴天霹雳。大舅父病着的时候，她想到死，却从来不相信它会变成现实。相隔不久，又传来小舅父的噩耗。离家十二年，难得通一两回音讯，不幸盼到的竟是最终的消息。人世的酷刑绞煎着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她活着，自觉还有未尽的义务。苦难没有厌倦她，不肯一下子离开，因为小舅父遗下了一个刚刚满月的孩子。

“王氏七房，只有这一线希望了！”

她设法领回孩子，自己带着，千方百计地维系这条在风雨中不断飘摇的微弱的线。

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拟女人身上那种母性的牺牲精神呢？那是一种伟大的，又几乎盲目得可怕的爱。现在，一个幼小的生命正享受着两代的爱。他是七个月落地的，带着与生俱来的荏弱，不知道什么痛楚使他昼夜啼哭，不安于襁褓。外祖母和